

旷野面纱

欧洲大师情趣文选

序言 / 柳鸣九 编著 / 张永义

琴棋书画诗酒花，漂泊者何处为家？

大师的思想犹如旷野的大风，撩起了遮蔽我们心灵的面纱。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旷野面纱:欧洲大师情趣文选/张永义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06-04500-6

I. 旷…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欧洲—现代

IV. I500.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888 号

旷野面纱——欧洲大师情趣文选

编 著:张永义

责任编辑:徐家康 装帧设计:徐家康 责任校对:俞 萍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长春华跃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24

印 张:14 字 数:29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00-6/I·301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 000 册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柳鸣九

友人推荐一本书让我看，书名怪怪的，颇为费解，但又很花梢：《夜无虚席——与文学大师相爱》。略加猜度，觉得它也许是跟着茅盾的《夜读偶记》来的，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本读书随笔集，读的都是文学大家、文学名著。

浏览之后，得知作者张永义是一个刚出学校门不久的青年人，从小酷爱读书，尤其是外国文学，据出版者介绍，他所藏存的外国小说就有五千册之多，而从这本书数量多多的一则则随笔来看，他阅读量之大、涉猎之广是使人很感惊奇的，特别是对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他的知识面显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随笔的灵魂是见解与感受。没有见解与感受的随笔是没有看头的，特别是文学随笔。这个青年人的书值得一看，就因为它有。则则均言之有“物”，非人云亦云，而且还有一些颇为闪光的思想与新颖的视点，看得出来，这不仅是一个热爱读书、勤于思考、长期坚持不懈的青年，而且是一个感受敏锐，思维灵动的青年人。

从阅读感觉而言，这是一本叫人读得下去，乐于读下去的书。这种效应来自它的灵性的表述与流畅生动的文笔，这种文字显然要比那种故作高深，充斥着新潮派批评夹生费解的词汇、术语、视角、往往不知所云的“高级文学评论”，读起来叫人舒服一些。我相信，在思想文化传播的领域里，这种文字的“脚力”更为硬朗，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久。

张永义的第二本书《旷野面纱——欧洲大师情趣文选》，仍保持了前一本书中的个人特色，包括同样也有一个费解而花梢的书名，只不过是编选为主，他个人的评说为辅，显然是在西方文学艺术与中国文学艺术之间，找找“情趣通感”，颇有要在比较文学殿堂里有所作为之势。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物质功利主义高扬，人文价值贬损，人文精神滑落，人们都忙于急功近利，忙于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发财致富。难得有一个青年积攒了五千多册人文书籍，并怀着巨大的热情去阅读、去思考、去比较、去用最为清苦的爬格子的方式进行自己的人文探索，人文积累。他这份长期的执着与辛勤的努力，很值得肯定与赞赏，很值得读者关注。

他的书是认真严肃的劳动结晶，是勤奋加才情的结晶，我相信，它们将会受到文化读书界的欢迎。

2004年7月

自序

张永义

一直以来，编选一部大师文选之类的书籍成为我的梦想。有多少次，在一间可以远眺旷野的阶梯教室里，我让我的学生朗诵这些文字，粗疏而不失清晰的声音和柔婉的低低细语交错响起，就像窗外那些荒凉的草木、灰暗的河流、一抹微云和一座吊桥，还有入夜后在它们四周闪动的灯火。我知道，大一大二学生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已经不再对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愚蠢的电视剧感兴趣了——前些天有个女孩子对我说，最近她特别讨厌王菲就是不讨厌王家卫，身边路过的一对情侣说我们今晚不吃炸鸡腿了，改为牛排吧——大家一阵风似的都读起了余光中、余秋雨、余华、王朔、王小波——真可怜，这几个倒楣蛋！我是说那些书贩，拎着大包小包的盗版文集还有贱卖的CD、《哈里·波特》、“多少米”的漫画，在校园内外随处可见。寒冷的冬天，嗷嗷待哺的学子们正经历着青春、初恋和租借的小平房里的柴米油盐以及没有节制的性生活。肉体是美好的，那么精神呢？

像他们在中学时代对待刘墉、某某宝贝和某某作文大赛的某某获奖者（还有更恶心的名字吗，请补充！读书最多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还知道房龙和卡耐基）一样，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将这些手感粗糙、字迹深浅不一的盗版书胡乱地折卷撕扯，毫不吝惜地塞入裤兜、擦屁股或送给朋友，一边阅读，一边抽烟，眼神无所畏惧地走进女生宿舍、小超市、大餐厅和公共厕所。

为什么要让这些所谓的美国人和美人们侵占你们如此美好的阅读时光呢，至少试着走近大师！不愿意跟堂吉珂德、哈姆莱特、靡菲斯特等骑士王子魔鬼打交道，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可以听一听福楼拜如何剪下阿尔努太太的长发，普鲁斯特又是怎样和逝去的情人漫步，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在纸上对弈，托马斯·曼、穆齐尔和卡内蒂分别讲述读书的故事，来自新西兰和比利时的英法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和尤瑟纳尔描绘画家隐秘的爱恋，诗人多恩和诺瓦利斯分别让丧钟和蓝花为我们敲响和开放，乔伊斯和杜拉斯可都是著名的酒鬼，充满想像力的布尔加科夫更让玛格丽特骑着一把飞刷飘上了天空——J.K.罗琳为什么要让她笔下的少年魔法师改为骑扫帚了呢？琴棋书画

诗酒花，这些日渐消减的古典生活情趣将在西方作家的笔下获得瑰丽多姿的表述。这将是一本没有虚伪泛滥的抒情、道貌岸然的说教和暴力血腥气息的作品选集。

本书汇聚了为数众多的欧洲文学大师及其小说、随笔、书信的精彩片段，尤其是那些出色的文体家——蒙田、塞利纳、格拉克、黑塞、曼德尔施塔姆、伊夫林·沃、约翰·福尔斯……甚至还有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剧本和画家保罗·克利的日记。本书文题多为笔者所拟定，除了对一些明显错漏的标点符号、字句和不尽一致的人物译名作了统一更正，其余皆尊重原有的译文。

我希望通过对这些优雅迷人的文字的梳理，精心采撷并且稍加评点，让读者们发掘真正的美。英国散文家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中告诫我们：你必须养成一种习惯，要认真地看待言词，弄清楚它们的含义，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

虽然我们只能借助于翻译来感受一个个抑扬顿挫的音节和首字花饰的词句，但是隔了一层语言的面纱之后，反而更显得神秘和纯净。这也是我所竭力追求的两种文字风格。本书偶然得名于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的论集《旷野呼告》和歌剧演员夏里亚宾的自传《面罩和心灵》，但是我更热爱聆听旷野的风声，而不是声嘶力竭的哭喊和以头撞墙的刚烈；对于19世纪盛行于欧洲歌唱艺术中的“面罩唱法”，我也知之甚少，然而，优美的文字应当有着行云流水般的舒缓自如，它不矫饰，有情趣，无须刻意地取悦读者，却能使人如饮甘醇，如沐春风。任何一个完美的艺术品都产生于严谨的思想和丰沛的激情在心灵深处的碰撞，难道不是吗？我多么地渴望，无拘无束的思想的旷野大风至少能够吹起轻柔的心灵面纱的一角！

布拉格一直是我心所向往的城市，它的建筑、草坪、每一个街角和每一张座椅都刻下了卡夫卡、哈谢克、塞弗尔特和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印记，切·格瓦拉也曾路经此地，艾伦·金斯伯格在这里被十万市民推选为“五月之王”（Kral Majales）。当然，他们最终属于南美的丛林和纽约的广场，最终像基督一般躺在死亡的祭坛上，或是万众瞩目地发出疯狂的嚎叫。当我浮想布拉格的四季风景，眼前却晃动着他们赤裸的身躯。如今，切的目光和艾伦的嗓音仍然飘荡在布拉格的上空，你可以将他们连同马黛茶、贝雷帽、爵士乐等一起珍藏。

读者，在你欣赏这些幽雅的风景和美妙的文字的同时，请不要忘记那一颗颗多愁多病的灵魂。没有“野旷天低树”的开阔辽远，“江清月近人”将如梦境一般遥不可及。

目 录

序言——柳鸣九 /1

自序——张永义 /3

I 琴弦——张永义 /9

作品选目

阿德丽安娜的歌舞——选自钱拉·德·奈瓦尔《火的女儿》/14

阿尔努太太的长发——选自居斯塔夫·福楼拜《情感教育——一个青年人的故事》/18

阿尔贝蒂娜的漫步——选自马塞尔·普鲁斯特《女逃亡者》/24

瓦内莎的盛大晚会——选自于连·格拉克《沙岸风云》/26

阿妮·贝莉的午餐——选自米歇尔·布托《曾几何时》/30

布丽吉特的雨中情——选自罗曼·加里《童年的许诺》/34

潘勒维小姐的钢琴——选自皮埃尔·孔贝斯科《受难地的女人》/38

II 棋局——张永义 /45

作品选目

可汗的城市——选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50

漂亮的谜团——选自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54

神圣的职业——选自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殉教者圣曼努埃尔·布埃诺》/60

虚无的奴隶——选自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66

III 书房——张永义 /71

作品选目

供病人阅读的书——选自托马斯·曼《魔山》/76

秘密的精神婚礼——选自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80

一个野蛮人的书架——选自埃里亚斯·卡内蒂《迷惘》/86

一粒麝香粉的气味——选自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90

地狱里的羊皮手稿——选自翁贝尔托·埃科《玫瑰的名字》/96

一个软心肠的屠夫——选自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102

IV 画廊——张永义 /107

作品选目

画册的一页——选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112

王佛脱险记——选自玛格丽特·尤瑟纳尔《东方奇观》/118

红海的通道——选自亨利·缪尔热《波希米亚人》/128

女人和姑娘——选自夏尔·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136

毕加索与马蒂斯——选自达恩·弗兰克《巴黎的放荡》/142

莫迪利亚尼——选自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148

慕尼黑习画时代——选自保罗·克利《艺术·自然·自我——克利日记选》/156
一个画廊经营者——选自让·艾什诺兹《我走了》/166

V 诗魂——张永义/169

作品选目

维吉尔之死——选自赫尔曼·布罗赫《维吉尔之死》/174
维庸的生活——选自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176
多恩三百年祭——选自弗吉尼亚·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全集》/184
诺瓦利斯随想——选自赫尔曼·黑塞《黑塞散文选》/202
献给里尔克的情笺——选自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等合著《三诗人书简》/212
为“光明”和“清澈”发言——选自奥迪赛乌斯·埃利蒂斯《英雄挽歌》/218

VI 酒坊——张永义/227

作品选目

饮酒的罪恶——选自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236
女酒鬼自白——选自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244
五法郎的酒——选自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248
鸡尾酒钢琴——选自鲍里斯·维昂《岁月的泡沫》/252
啜饮葡萄酒——选自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254
塞巴斯蒂安喝醉了——选自伊夫林·沃《旧地重游》/258
星期六晚上的狂欢——选自艾伦·西利托《周末晨昏》/264

- 一个下贱的姑娘名叫莎拉——选自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268
坐在暖和地方享受白兰地酒——选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274
歌女弗蕾利希和酒的味道——选自亨利希·曼《垃圾教授》/280
特罗塔少尉的“九十度”——选自约瑟夫·罗特《特罗塔家族》/286
玻璃，玻璃，小酒杯——选自君特·格拉斯《铁皮鼓》/288

VII 花园——张永义/295

作品选目

- 园丁的美人——选自约瑟夫·冯·艾兴多夫《废物小传》/300
亲王的士兵——选自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豹》/310
飘飞的魔女——选自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314
摇曳的舞姿——选自凯伦·布里克森《七个奇幻的故事》/320
夏日野草莓——选自英格玛·伯格曼《野草莓》/324
陌生的踪迹——选自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往事如烟》/328
静谧与奢华——选自勒·克莱齐奥《流浪的星星》/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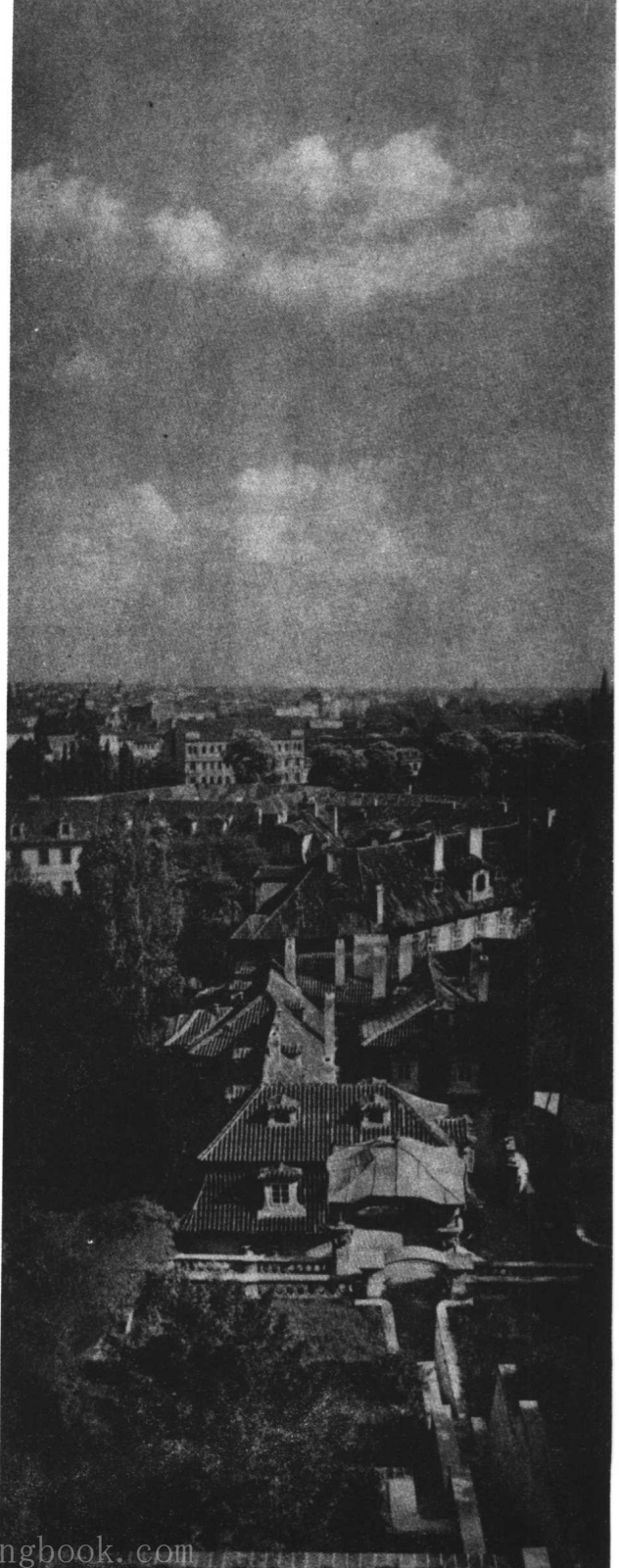
后记——张永义/335

I、琴弦

张永义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将这本书分成七个部分，选目命定为五十篇，显然具有了一种象征的色彩。

首先进入我的视野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奈瓦尔和福楼拜，这两位曾到过东方旅行的独身者，为狂症和癫痫所苦，感情无托，前者吊死在夜晚满地积雪的路灯柱上，1855年1月26日，仅仅穿着法兰绒背心和白布衬衣的奈瓦尔被零下18度的寒冷天气冻得僵立着；而莫泊桑回忆福楼拜的遗容时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死者“像巨人遭雷劈一样可怖”，雕塑家为他采制的灰白面模的“石膏里还粘着睫毛”。本书收尾的当代作家则是莫迪亚诺和克莱齐奥，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总会让身世如谜的主人公在小说里突然失踪、四处流浪或寻访故地。从中也不难发



现，对于某一类法语文学，我的偏爱至深。

很多年前，我和她乘船在一条黑暗的河流上航行，然后，轰隆隆的火车和颠簸不止的中巴车又载着我们经过嘉兴和钱塘江，还有那些爬满青藤的楼阁、泛绿的水塘和连绵起伏的苍翠的山峦。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也是头一回沿途听见有人唱越剧，依稀记得有“我心一片愁城”、“七条琴弦谁知音”这样悲切的词句。因此，当我拨动记忆的琴弦，最初浮想到的竟然是生离死别以及无望的爱情。在音乐或宴会的背景之下，往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地演奏着。

在钱拉·德·奈瓦尔的《神女集》（或译《幻象集》）的序诗里，“我的额头上还印着王后红红的亲吻，”毫无疑问，“王后”和该诗结尾处提到的“圣女”正是奈瓦尔在叙事杰作《西尔薇娅》（Sylvie）的梦境中所遇见的金发姑娘阿德丽安娜。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认为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晨雾般的淡蓝带紫的氤氲气氛，阿德里安娜的形象似乎来自奈瓦尔在现实生活中拼命追求的女演员珍妮·柯隆，只不过诗人借古城堡、圆圈舞、受难的公主、节庆日、花冠等浪漫的景物加以点缀。同样，在《女逃亡者》里，哮喘病人普鲁斯特也沉浸于对逝去的恋人阿尔贝蒂娜的追忆当中，可以说，奈瓦尔对于梦幻世界的捕捉教会了普鲁斯特一种完美而单纯的创作方法，阅读这两篇短文，我们应该关注奈瓦尔是如何营造“天堂的仙境”的，而普鲁斯特的笔底有阵阵凉意袭来，夜幕低垂月华如水，和窗帘上刀刃般锋利发白的曙光形成了刺目的对照，读者在被花和昆虫翅膀一样的蓝色吸引住的同时，请不要忽略情人们互相送别的场景，“从巴尔贝克送到安加维尔，再从安加维尔送到巴尔贝克，直到破晓。”还有比这更缠绵和动人心魄的吗？马塞尔想要将阿尔贝蒂娜彻底遗忘，这只有通过虚构的写作来拆除记忆的城堡。

186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被罗贝尔·梅尔勒认为是福楼拜最现代化的小说，事实上，它宣告了20世纪小说的提前诞生。其实，这一年问世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有洛特雷阿蒙的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马拉美和魏尔兰也分别创作完成了《依吉蒂尔》和《戏装游乐园》。一个崭新的文学年代开始了！

梦想爱情的弗雷德里克·莫罗和渴望权势的戴洛立叶是一对好朋友，后者趁虚而入抢走了莫罗的最后一个情人，但他们都虚度了青春，最终和好如初地围着火炉谈论着那个未能得手的“土耳其女人”和各自失败的人生，几乎每说一句话，就要问对方“你记得吗？”读者可能会将小说中的大革命背景遗忘，会将交际花萝莎妮、乡下姑娘路易丝

以及那个大银行家的孀妇遗忘，但是没有理由记不清女主人公纯洁善良的玛丽，她是画商阿尔努的太太。弗雷德里克·莫罗在蒙特罗城号轮船上和她相遇，“仿佛看见一个圣灵出现了”！阿尔努太太因为孩子生病而没有赶赴莫罗的约会，这还不是福楼拜小说里最能打动人心的。相反，历经沧桑的弗雷德里克和红颜已逝的阿尔努太太在薄暮中短暂的重逢才是最为凄惻的。那些孩子气的傻话，那个绣金色棕榈叶的石榴红小荷包，那条“弗雷德利克凳”，以及主人公为了克制内心冲动而“转过身去卷一支香烟”的举动，使得这对久别的恋人获得了一种超脱于肉欲和年龄的情感震颤。当阿尔努太太剪下自己纷披的白发，并且像母亲一样地亲吻了弗雷德里克的前额，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会潸然泪下或者无语长叹。值得一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时大量借鉴了福楼拜这部小说的主题、布局和技法。

正如奈瓦尔这个笔名取自诗人母亲家的一块葡萄园，路易·普瓦里埃（Louis Poirier）在1938年自费出版处女作《在阿尔戈城堡》时分别以斯丹达尔小说《红与黑》里的主人公和古罗马的一个护民官来为自己命名——于连·格拉克（Julien Gracq），这位在世时即已入选经典的“七星文库”的中学历史地理教师曾经当过战俘，他的代表作《西尔特沙岸》（中译本名为《沙岸风云》，1951年）和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吉奥诺的《屋顶轻骑兵》同年问世，并且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但是，生性孤傲的格拉克拒绝了这项荣誉，他甚至反对自己的作品以袖珍本的形式出版。从语言风格上，格拉克堪称二战以后最接近于奈瓦尔、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小说家。我们可以从“瓦内莎的盛大晚会”中精彩的场面描写来遥想《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豪华阔气的沙龙和筵席。贵族青年阿尔多因失恋而主动请缨，来到西尔特边陲的海军指挥所出任“观察员”。一次，他应邀参加了马雷马城的贵族少女瓦内莎为其举行的晚会，马雷马被称为“西尔特的威尼斯”，格拉克借这对新结识的恋人的夜游，描述了环礁湖和塔楼的景色。而本书所节选的文字则表现了音乐厅的热烈气氛。读者应该能够从格拉克对于女性的双眸、嘴巴、头发以及手臂等采取的自然而新奇的譬喻而获得一种享受。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组漂亮的形容词是可以和曼努埃尔·普伊格的爱情小说《红唇》里的相关比方媲美的。

对于“新小说”，我最终放弃了罗伯-格里耶的《幽会的房子》和克罗德·西蒙的《大酒店》，因为阿兰·雷乃的电影《去年在马里安巴》和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人们提及他们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另一位“新小说”作家米歇尔·布托。大部分读者对于这

位曾经去埃及、英国和瑞士教书的哲学学士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长篇小说《变》(1957年)里第二人称的叙述。而本书节选的长篇小说《时间的运用》(中译本名为《曾几何时》,1956年)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法国青年雅克与阿妮·贝莉以及罗丝这两姐妹的恋情。其中,雅克和阿妮在餐厅里的邂逅和共进午餐无疑是小说中最闪光的地方。布托的这部作品甚至使我想起了杜鲁门·卡波蒂的《在蒂法尼进早餐》,当然,阿妮·贝莉对应着奥黛丽·赫本在银幕上所扮演的郝莉小姐——那个经常忘记带公寓钥匙、梦想着去蒂法尼珠宝店吃早餐的交际花。而布托让他笔下的主人公穿梭于一个个街道、新闻影院、小花园、“麒麟”酒店,然后独自一人在“东方玫瑰”里吃晚饭。很显然,阅读这样的小说让我们感觉仿佛是在纸张构建的城市中生活过往。因此,我赞同格拉克在文集《读读写写》(1981年)中的主张,小说应当像潮汐在海滩上泛起的泡沫一样,“保留当年习癖、流行调子、小说写作年代行话的某些痕迹,”我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和雷蒙·格诺的《扎齐坐地铁》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本书中更偏重选择那些无法被电影戏剧所取代或超越的经典作品,我们必须仔细聆听于连·格拉克的教诲:“意味深长的是,时间的絮诗留在小说里令我们着迷,而留在剧本里令我们手脚冰凉。”

我们还可以从“阿妮·贝莉的午餐”里的一处细节着眼分析,那就是主人公在娱乐场中所目睹的射击游戏,机枪瞄准了那些模拟着轰炸城市的小黑飞机,“一个彩色的窗玻璃上,一阵铃声就有闪光的数字显示击中的枪数。”这样的文字对于故事情节的推动并无作用,但对于读者而言,无疑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罗伯—格里耶在他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里似乎就借用过布托的这一段精彩描写,手枪射击室里不断传来子弹扣击钢板的尖锐响声,男主角X也一步步地接近他要命中的目标,他最终说服了内心动摇的女主人公A与其私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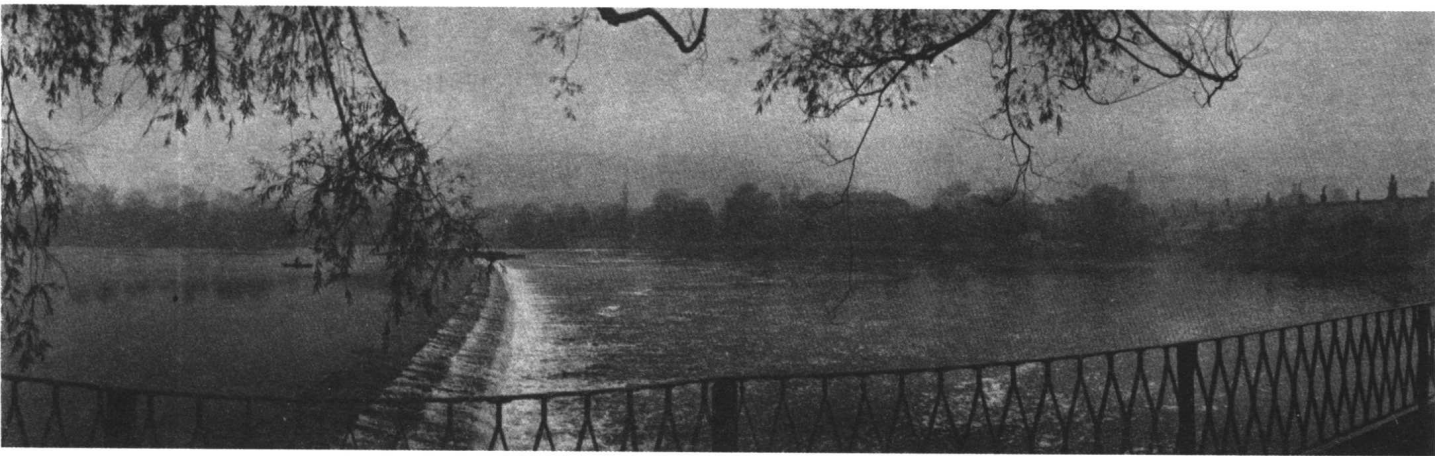
罗曼·加里和童话《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一样,都当过战斗飞行员,他的妻子琼·塞贝格是红极一时的美国电影明星,还曾经与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有过一段私情。加里也是二战以后法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破例地两获龚古尔文学奖,却以自杀而了结生命。我没有选择罗曼·加里的获奖小说《天根》(1956年)和《如此人生》(1975年),原因很简单,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1960年)更令人感动,我把它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回忆贫困的童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缓期死亡》(1936年)

相提并论。

“自从世界上有了瑞典，瑞典女即便成了各国男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读者或许会立刻想起瑞典电影女明星葛丽泰·嘉宝和英格丽·褒曼，罗曼·加里笔下可爱的瑞典女郎布丽吉特则有着动听的嗓音和撒谎不眨眼的本领，布丽吉特每天晚上冒雨跑一公里的路，去会另一个男人，仅仅是由于那个男人“他长得那么像你”！我敢说，这是世界上最深情也最无耻的欺骗。“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如此优美的古典意境在加里的小说中陡然变得滑稽可笑。我无法想像，面对布丽吉特那双泪汪汪的蓝眼睛和晃动着金色耳环，在雨中白白等待了大半夜的主人公的心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滋味。

皮埃尔·孔贝斯科的长篇小说《受难地的女人》荣膺了1991年的龚古尔文学奖。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巴黎底层社会流氓骗子的史诗，从我们节选的文字里，你的情绪会被孔贝斯科所写的“王冠牛”肉铺里附庸风雅、粗鄙不堪的独唱音乐会所感染，潘勒维小姐、依沃娜太太的形象有多么好笑！而那架租借来的尾式大钢琴的命运似乎成为了一种暗示，我十分欣赏孔贝斯科的比喻：这是一个地区幻想的棺材。这个地区早已开始沉沦消失。

非常遗憾，我们的“七弦琴”无法演奏出更多的音律，纪德、加缪、马尔罗、莫里亚克、贝尔纳诺斯、萨巴蒂埃、雅克·洛朗、芒迪亚格、萨冈、巴赞、佩雷克、盖菲雷克、夏穆瓦佐等众多风格各异的法国作家都无法在本书中露面了，我把他们摆在自己摇摇欲坠的书架上。



阿德丽安娜的歌舞

钱拉·德·奈瓦尔



钱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5.22—1855.1.26), 法国诗人、小说家, 超现实主义文学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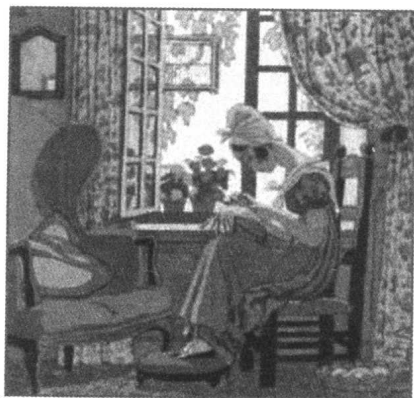
我回到了床上, 然而, 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沉湎于半睡半醒的朦胧中, 整个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一幕幕地在记忆中浮现。精神勉强地抵御着睡梦那奇特的组合, 这种状态常常使人在短短几分钟内看到生命中一大阶段的最明显场景的浓缩。

我回想起了一个亨利四世时期的古城堡, 尖尖的屋顶上铺盖着石瓦板, 红兮兮的墙面带有锯齿状的墙角, 用发黄的石块砌成。一个郁郁葱葱的大广场被一排排的榆树和椴树围绕在中央, 夕阳的一抹余晖穿过枝叶, 抛起星星点点的火焰。一些年轻的姑娘在绿草地上围成一个圆圈, 一边跳着舞, 一边唱着从她们母亲那里传下来的古老歌谣。歌词用一种那么自然纯洁的法语写成, 使人感觉到自己置身于这瓦卢瓦地方古老的土地上, 那里, 在整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跳动着法兰西的心脏。

在这个圆圈中, 我是惟一的男孩, 我带去了十分年轻的女伴西尔薇娅。她是邻村的一个小姑娘, 她长着又黑又亮的眼睛, 五官清秀, 皮肤稍稍有些发黑, 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那么的鲜艳动人! ……到那时候为止, 我的心中只爱着她, 我的眼中只看着她! 可是, 在我们的舞圈中, 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金发姑娘, 又高又漂亮, 人们叫她阿德丽安娜。突然, 按照圆圈舞的规则, 阿德丽安娜一下子来到了圆圈的中央, 单独和我站



奈瓦尔的坟墓，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与巴尔扎克的坟墓相邻。



奈瓦尔小说《西尔薇娅》(Sylvie) 的插图。

在了一起。我们俩的个头一般高。大家叫我们俩拥抱，随着合唱声，舞蹈者在我们身旁转得越来越剧烈。我给了她一个吻，不由自主地摁紧了她的手。

她那长长的金黄色发卷轻轻磨蹭着我的面颊。从这一时刻起，一种陌生的窘迫攫住了我。美丽的阿德丽安娜应该唱一首歌，这样，她才有权回到跳舞的圆圈中去。大家围坐在她的身边，当即，一阵清脆、嘹亮，稍稍有点沙哑的嗓音传了出来，如同这多雾地方的女孩子们常有的嗓音，她唱了一曲古老的抒情歌谣，充满着忧郁和爱恋，歌谣咏唱的永远是一个不幸公主的苦难，公主因为偷偷爱上了一个人，而被残酷的父王囚禁在他的城堡中，作为惩罚。每一段歌词结束的旋律都伴随有几个颤音，这一串串的颤音被小姑娘们处理得那么得当，她们以声带抑扬顿挫的颤抖模仿着老人们颤巍巍的嗓子。

随着她的歌唱，阴影从大树上降落下来，新月的清光洒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独自在月光下歌唱，而我们这一圆圈则静静地谛听着。她闭上了嘴巴，没有人敢打破寂静。草地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雾气凝结，在草尖头上留下白色的晶珠。我们感到犹如在天堂的仙境之中。终于，我站起身来，朝城堡的花坛跑去，那里有一些月桂树，栽种在上了彩釉的很大的陶盆中。我采回来两枝月桂，编织成一顶桂冠，并用一根缎带系上。我把这个饰品戴在阿德丽安娜的头上，在苍白的月光下，颇有光泽的月桂叶在她的金发上一闪一闪的。她像是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丝，正在向游荡在圣界边缘的诗人启唇微笑。

阿德丽安娜站了起来。她伸展开那苗条的腰肢，向我们大家落落大方地鞠了一躬，然后跑回了城堡里。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与往昔的法兰西国王有姻亲关系的某大家族